



# 谈判专家

The Negotiator

[英] 弗雷德里克·福赛斯 著 陶颖颖 译

*Frederick Forsyth*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 谈判专家

The Negotiator

[英] 弗雷德里克·福赛斯 著 陶颖颖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出版社



# THE NEGOTIATOR by FREDERICK FORSYTH

Copyright:©1990 BY FREDERICK FORSYT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 VICTOR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Shanghai All-On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谈判专家 / (英)福赛斯(Forsyth, F.)著; 陶颖颖译. — 合肥: 黄山书社, 2012.5  
(福赛斯作品集)

ISBN 978-7-5461-2807-8

I. ①谈… II. ①福… ②陶… III. ①长篇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7848 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 1209682

## 谈判专家

[英]弗雷德里克·福赛斯 著 陶颖颖 译

出版人: 任耕耘

责任编辑: 张月阳

特约编辑: 陈达凯 金浩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版式设计: 齐娜

责任印制: 戚帅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 23007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营销部电话: (0551)3533762 3533768

印 制: 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 0551-5657388

开本: 710×1020 1/16

印张: 27.75

字数: 350 千字

版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978-7-5461-2807-8

定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PROLOGUE

序  
幕

就在雨滴落下之前，梦境再次降临。他没有听见雨声。睡眠中，梦境牢牢控制了他。

又是那片西西里森林间的开阔地，高高俯瞰着陶米纳地区。遵照协议，他从树林里走出来，右手拿着公文包缓步走向开阔地的中央，站定后将公文包放到地上，接着后退六步跪倒在地。同样遵照协议，公文包里装着十亿里拉。

释放孩子的谈判进行了六个星期，比先前绝大多数案例要快些，有时此类案件会持续数月。在那六个星期里，他坐在意大利宪兵队罗马办公室派来的专家身边，专家也是西西里人，但站在正义这一方。他负责制订策略，那位专家则负责所有的通话工作。最后，释放米兰珠宝商千金的协议终于达成，她是在靠近切福拉海滩的夏日度假屋被绑架的。赎金接近一百万美元，尽管最初的开价是这个数目的五倍，但黑手党最终还是同意了。

在开阔地的另一侧，一个男人现身了，他胡子拉碴，身形粗壮，戴着面具，肩上挂了支猎枪，单手控制着那个十岁大的女孩。女孩光着脚，吓得面色苍白，但看来没有受到伤害，至少身体上没有。他们一起朝他走来，他能看见绑匪的目光透过面具盯着自己，然后快速掠过他身后的树林。

那名黑手党成员在公文包旁边停下脚步，大声呼喝着要女孩站住别动。她顺从了，同时用她那漆黑的大眼睛凝视着自己的营救者。马上就结束了，孩子。坚持住，宝贝。

绑匪快速过了一眼公文包里的钞票，对自己没有上当受骗感到很满意。身形高大的他和小女孩互相注视着对方，他眨了眨眼，小女孩回给他一个细小而模糊的微笑。绑匪关上公文包，开始面朝着他后退。一切就发生在他退到树林边上的时候。

开枪的不是罗马来的专家，而是一个愚蠢的当地警察。随着一阵来复枪响，那个拿着公文包的绑匪摇晃了一下，即刻倒地。当然，他的同伙正在松树林后掩护他，他们开始还击。霎时间，整片开阔地上子弹横飞。他用意大利语大声高喊着：“卧倒！”但是她没听见，或者是吓坏了，只想朝他跑过来。他

站起来，飞身跃过他们之间二十英尺的距离。

他几乎就要成功了。他能看见她站在那儿，就在他指尖的边缘，再近几英寸，就可以用右手将她拉进安全的草丛中。他能看见她眼中的恐惧和她尖叫时露出的小小白牙……接着，暗红色的玫瑰在她薄棉裙的前襟鲜艳盛开。她摔倒了，好像是背后遭受了重击。后来，他记起自己曾扑倒在她身上，用自己的身躯掩护着她直到枪战停止，黑手党成员则从树林里逃脱。他记得自己坐在那儿，抱着她，用双臂呵护着她弱小柔软的身躯，哭泣着，朝那个无法理解并一再道歉的当地警官呼喊：“不！不！上帝啊，不要这样……”

CHAPTER  
ONE ●

第  
一 章

1989年11月。

那年冬天来得早。月底的时候，冬日的第一批侦察兵就已经顶着西伯利亚东北部草原上吹来的寒风，急速行进在屋顶上，探查着莫斯科的防御状况。

苏维埃总参谋部大楼位于伏龙芝大街十九号，这幢雄伟的玄武石建筑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街的正对面是现代得多的八层附属大楼。苏维埃总参谋长站在老楼顶层的窗前，他的情绪和这正降临的冬天一般阴郁。

伊万·K·库斯洛夫元帅六十七岁了，比法定退休年龄高出两岁，但是在苏联——正如其他所有地方一样——人们制定法律，却从不认为该去执行法律。年初，他继任了经验丰富的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之位，这让军事界的大多数人都深感意外。因为这两人毫无相似之处，差别就如同是石灰和奶酪：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是个瘦削矮小的知识分子，而库斯洛夫却是个粗壮魁梧的白发高个子，出身于军事世家。尽管升职之前他还只是个三流的第一集团军副将，却战胜了排在他之前的两人，如今他们都悄无声息地退休去了。但没有人怀疑过他是如何登上权力顶峰的：1987至1989年间，他从容而专业地指挥苏军从阿富汗撤兵，尽管在抵达萨朗关口<sup>[1]</sup>的一路上，阿富汗军队对俄国人虎视眈眈，行动却完成得干净利落，没有带来任何丑闻或重大损失，最重要的是，没有让国家在公众面前丢脸。这次行动为他带来了莫斯科方面的巨大信任，也引起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对他个人的关注。

而在他履行职责、赢得帅印的同时，库斯洛夫也暗自立下誓言：从此以后他再也不会领导他深爱的苏联军队撤退——除却令人厌恶的公关宣传，阿富汗行动就是一次失败。当他透过双层玻璃凝视着那些不时噼啪作响着横扫过窗前的细小冰粒，另一次失败即将降临的预兆使他情绪低落。

控制他情绪的关键所在，是放在桌上的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份报告，由他所有幕僚中最受器重的一位年轻少将受命完成，这名少将在喀布尔就开始跟随库斯洛夫，并由他一路提拔到总参谋部。这个凯米斯基是个学院派，有深度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个组织管理方面的天才。库斯洛夫元帅给了他后

[1] 萨朗关口 (Salang Pass)，位于阿富汗北部，是连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与北部地区以及整个中亚的重要通道。



勤部第二把手的职位。和所有身经百战的战士一样，库斯洛夫比其他人更清楚：取得战争的胜利不是依靠勇气、牺牲甚至英明的统帅，而是必须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拥有合适的、足够多的装备。

如今他依旧会带着苦涩想起，当年自己还是个十八岁的骑兵，曾眼睁睁看着装备精良的德军在闪电战中快速越过祖国的防线。他原本隶属于红军，在1938年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漂白，配备着过时的武器装备，试图去阻挡历史潮流。他的父亲在守卫斯摩棱斯克<sup>[1]</sup>一个不可能守住的阵地时阵亡，以门锁式来复枪对抗古德里安将军轰鸣的装甲兵团，这结果可想而知。他发誓，他们以后将会拥有适当的武器，大量的武器。他几乎将自己全部的军事生涯奉献给了这一构想的实现，现在他已统领苏联五军：陆军、海军、空军、战略火箭军以及国土防御空军。如今他们都可能因为他桌上这份五百页的报告而在未来遭遇挫败。

这份报告他已经读过两遍，在他位于库图佐夫斯基大道上简朴的公寓内彻夜通读了一遍，然后早上七点到办公室以后，将电话听筒挂起，又读了一遍。现在他从窗前转过身来，踱回T型会议桌前端的庞大办公桌旁，又翻开报告的最后几页。

概要：根据预测，地球的石油资源将在未来二十至三十年内耗尽。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此，而在于：苏联确定会在未来的七到八年内耗尽石油储备。这一结论可在此报告前部的《储量认证表》，确切来说是在被称为“R/P比率”的数据表中找到依据。“储量(R)/产量(P)”比率是将一个产油国的石油储量除以该国年产量得到的数据，一般以十亿桶为计算单位。

截至1985年底，数据——我恐怕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数据，尽管我与我们的石油工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我们仍旧不得不依赖西方的情报来知晓西伯利亚的确切状况——显示该年我们生产了四十四亿桶原油，给了我们十四年的提炼储备，前提是：我们的产量今后将保持同样水平。但这只是乐观估计，

[1] 斯摩棱斯克，位于俄罗斯西部第聂伯河畔，距离莫斯科360公里。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储备消耗量已经随产量的被迫增长而大大增加了。

需求增长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工业生产的增长，这主要缘于新经济改革以来，政治局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产业的油耗效能很低，这不仅仅是传统产业，也包括新兴产业。我们的制造业整体上能源利用率严重低下，而且在很多领域内，我们使用的老式机械都产生了负面作用。举例来说，一辆俄国汽车比美国的同等型号车要重三倍，原因并不像我们宣传的那样，是为应对我们苦寒的冬天，而是因为我们的钢铁车间无法生产出足够薄的钢板。因此，我们在生产汽车的时候要比西方国家耗费更多由石油转化而来的电能，而且这些车上路的时候会消耗更多的汽油。

替代能源：一直以来核反应堆为苏联提供11%的电力，我们的规划者原本希望到2000年时，核反应堆可以提供20%甚至更多电力。然而却发生了切尔诺贝利<sup>[1]</sup>事件。不幸的是，为我们提供40%核能的核电厂都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采用相同的设计原理。现在它们已经因“整改”而关闭——极有可能不再重新开放——而其他计划重建的电厂也已暂时停工。事实上，我们核电产量的百分比非但没有增加，还减少到了7%，而且还在下降。

同盟国：另外简短说一下我们在中欧的同盟国，那些被西方舆论鼓吹为我们的“卫星”的国家。尽管他们的总产量——主要来自罗马尼亚的小油田普洛耶什蒂——达到每年一亿六千八百万桶，但这相比他们的需求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剩余部分由我们提供，这也是将他们牢牢拉进我们阵营的锁链。为减轻我们的负担，事实上，我们已经批准了他们与中东国家之间进行一些实物交换。但如果他们能够从我们的原油供应上获得完全独立，那他们转而依赖西方绝对只是时间问题，并且用不了多久，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甚至罗马尼亚都将倒向资本主义阵营。更不用说古巴。

结论……

库斯洛夫元帅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钟：十一点整。机场上的典礼应该快要

[1] 切尔诺贝利：乌克兰北部城市，原属于苏联。1986年4月16日发生重大核能泄露事故。

开始了。他早就决定不出席，因为他对奉承美国佬毫无兴趣。他伸个懒腰，站起身来，拿着凯米斯基的原油报告回到窗前。报告现在仍属绝密，库斯洛夫知道他此时不应该更改它的保密等级：在总参谋部公布这份报告将引发轩然大波。

早几年的话，任何一位写报告胆敢像凯米斯基这样直率的官员都是在拿自己的仕途冒险。但尽管伊万·K·库斯洛夫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是顽固的传统主义者，他却从不处罚坦诚之人。这缘于他很赏识的总参谋部内部风气，他无法忍受让农民拥有电视、让家庭妇女拥有洗碗机这样的新式思维，但他却不得不同意：每个人都可以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说出肺腑之言，而不用得到一张前往西伯利亚的单程票。

这份报告让他震惊。他知道引进改革政策——即结构重组——以后，经济状况已不比从前，但作为一名军人，他终生处于军事体系，而军方永远拥有资源、原料和技术的优先使用权，这使他们成为全苏联唯一能够施行质量控制的单位。平民百姓使用吹风机会有生命危险或者他们的鞋子会破损开裂都不是他操心的问题，现在却发生了连军方都无法躲避的危机！他知道那根芒刺来自报告的结论部分，他站在窗前重新开始阅读。

结论：我们的前景有四种可能，全都极为黯淡。

(1) 我们可以继续保持目前的原油自产速度，并在最多八年内用尽所有资源，然后以买家的身份进入国际原油市场。这是我们最坏的打算，因为国际原油价格将持续走高并达到离谱的价位。在这种情况下购买，部分的原油需求就将用光我们全部的硬通货储备和西伯利亚的黄金钻石收入，这样就没有钱进口必需的粮食和先进器械，而先进器械正是政治局最为关心的工业改革之脊梁。

我们也不可能通过实物交换来缓解局势。世界超过55%的原油掌握在五个中东国家手里，他们本国的需求相比他们拥有的资源来说微不足道，他们

掌握着主动权。不幸的是，除了武器和一些原材料之外，我们苏联的货品对中东来说毫无吸引力，所以我们无法以实物交易的方式获得原油。我们将不得不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支付现金，这是我们无法负担的。

最后要说的是，原油依赖外来供给在策略上也是冒险之举。如果我们考虑这五个中东国家的民族特性与他们过往的行为，依赖他们将会更具风险。

(2) 我们可以维修与更新我们现有的原油生产设备以获得更高能效，这样就能在不减少产量的情况下降低消耗。我们的生产设备总体来说年久失修，从开采到提炼等各个环节都存在着严重的浪费。(举例来说，我们的精炼厂在生产一吨成品燃料时要比美国平均多用三倍的能源。)我们必须重新设计所有的开采厂、精炼厂和管道设施以节省出十年的原油产量。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而所需经费将是个天文数字。

(3) 我们可以把所有精力放在改良与更新我们的离岸原油开采技术上。北极是我们寻找新原油资源最具潜力的地区，但那里的开采问题远比在西伯利亚的开采问题还要多，能在那里使用的井头管道设备根本不存在，勘探进度也已经比既定时间表落后了五年。

(4) 我们可以重新使用天然气。我们曾宣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储备，用之不竭。但这样就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开采、技术开发、人员培养和管道建设，还要对成千上万的工厂进行技术改造以使其重新适应天然气的使用。

最后，必须要问的问题是：第二、第三、第四选项中提及的经费从何而来？我们的外汇储备用以进口粮食以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剩余的则由政治局授权用以进口先进设备，所以这些经费很显得另寻出处。而且从政治局进一步推动工业现代化的承诺来看，他们很可能会看中军方的可用款项。

皮约特·V·凯米斯基(少将)

库索洛夫元帅暗暗咒骂着合上文件夹，凝神俯视街道。冻雨已经停歇，但寒风依旧凛冽。他能看见八层楼下的行人放下耳罩，将皮帽紧按在头上，

低着头匆匆走过伏芝龙大街。

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十五年。当年他还是个二十二岁的步兵中尉，在朱可夫的率领下呼啸着攻入柏林。他爬上希特勒总部的屋顶，扯下了飘扬的纳粹十字党旗，好几本历史书里的照片都记录着当时的情景。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一步步在仕途上征伐。1956年起义时他在匈牙利服役，与中国发生冲突时他在乌苏里江边境服役。他曾驻守东德，然后回到哈巴罗夫斯克市的远东司令部，再到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南方最高司令部，后来终于到了总参谋部。他付出了该付的代价：曾在祖国遥远的边疆熬过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夜晚；他与不愿意追随自己的妻子离了婚，又在远东埋葬了另一任妻子；他看着女儿嫁给了一个矿业工程师，而不是像他希望的那样嫁给一位士兵；他还眼睁睁看着儿子拒绝在他的军队服役。他用去这四十五年的时间，看着苏联军队成长为世界上最精良的军事力量，将年华奉献给了保卫祖国，以及消灭她的敌人。

和很多传统主义者一样，他相信群众们辛苦劳动为他还有他的士兵们提供的武器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他无法忍受在他执政期间，有任何情况或任何人解散他热爱的军队。他绝对忠于党——他从未出现在他不应该出现的阵营——但如果有人，甚至是如今领导党的那个人，认为他们可以从军备预算中削减数十亿的话，那么他就不得不重新调整对这些人的忠诚度了。

他越是寻思手里那份报告的结论部分，就越觉得聪明如凯米斯基，也没注意到存在着第五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如果，苏联能够控制一处现成的丰富石油资源，一块目前还不属于苏联的领土；如果，苏联能够以可承担的价格垄断那里的石油出口……而且，必须在苏联的石油储备枯竭前这么做。

他将报告摊在会议桌上，走向房间的另一头。在正对窗户的墙上，世界地图占据了整整半面墙的位置。他仔细研究着地图，时间飞快地走向中午。每次，他的视线总是落在同一块土地上。最后，他走回办公桌，接通内线给他的副官打电话。

“让赞姆斯科夫少将来见我，就现在。”他说。

他坐在办公桌后的高背椅中，拿起电视遥控器打开了办公桌左边的电视机。第一频道映入眼帘，正播放着来自莫斯科郊外贵宾机场依努科沃的现场报道。

美国空军一号已经加满燃料，蓄势待发。它是一架全新的波音 747，刚在年初替代了陈旧过时的 707 系列。它可以直接从莫斯科飞回华盛顿，这是老式的 707 无法做到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负责保卫和维护总统座机的第八十九军事运输机连队的士兵正站在飞机周围，生怕某个情绪过于激动的俄国人靠得太近，会将什么东西弄到机身上或偷窥到飞机内部。但俄罗斯人表现出了真正的绅士风度，并在美国人为期三天的造访中一贯如此。

距离机翼尖端几码远的地方是座指挥台，正中放着张讲台。讲台前站着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他正要结束他的送别致辞。站在他旁边的是他的客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约翰·J·康麦克。他没有戴帽子，寒风吹乱了他灰色的头发。

在指挥台前排队的是荣誉民兵护卫队，来自内政部的人民警察组成。为了使场面显得平常自然，两百个机械师、技术员和机场工作人员聚集到了空旷广场的另一边。但演讲者的视线却聚焦在两列护卫队之间的电视摄像机、照相机以及媒体人员身上。这是个重大场合。

约翰·康麦克在去年十一月的选举中意外胜出，在二月发表就职演说后不久，就表示想要会见苏联领导人，并准备飞到莫斯科去进行这次会晤。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爽快地答应了，而且在过去的三天中，他满意地发现这个高大、内敛但总体来说通情达理的美国学院派是条汉子，借用撒切尔夫人的话来说，“是个能打交道的人”。

所以他放胆一搏，不顾警卫员与意识形态专家的意见，同意了总统的私人要求：他的演说将在苏联电视台现场直播，而他的演说词事先无须经过审阅。事实上，没有一个苏联电视节目是“现场直播”的，几乎所有的节目都经过仔细编辑、策划和审查，认为适合收看后才能获得最后通过。

在同意康麦克的古怪要求之前，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咨询了国家电视台的专家们。他们和他一样惊讶，但同时也指出：首先，在翻译出来之前，只有极少数苏联人听得懂这个美国人说的话，如果他有什么过分的言辞，翻译可以“清除”掉。其次，美国人的演说可以有八至十秒钟的延时，这样的话，信号在发送几秒钟后才会输送出去（包括声音和图像信息），如果他说了什么太离谱的话，那输送可以突然中断。最终大家达成一致，如果总书记想要突然中断信号，他只要用食指挠一挠下巴，接下来的事全由技术人员接手。这一举措对三家美国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以及英国的BBC电视台无效，但既然他们手上的东西绝无接触苏联人民的可能，这也就无关紧要了。

表达了对美国人民的友好以及实现美苏和平的夙愿之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结束了致辞，转身面向他的客人。约翰·康麦克站起身来。苏联人向讲台和话筒稍作示意，然后腾出位置在指挥台中央坐了下来。总统走到话筒后，目力所及，他没拿什么笔记。他只是抬起头来，直视着苏联电视台的摄像机，开始讲话。

“苏联的男人、女人以及孩子们，听我说！”

在他的办公室内，库斯洛夫元帅猛然从椅背上直起身来，专注地盯牢电视屏幕。在指挥台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抬了抬眉毛，随即又恢复了镇定。在一台苏联摄像机后面，一个英语好到足以就读哈佛大学硕士学位的年轻人用手遮住麦克风，向身边那位级别更高的官员低声询问，而他只是摇了摇头。约翰·康麦克根本没说英语，他正说着流利的俄语。

尽管不会说俄语，但出访苏联前他在白宫私密的卧室里背下了一篇五百字的俄文演讲稿。不断跟随磁带与演讲教练排练之后，他可以非常流利地用完美的口音发表这篇演说——虽然他一个字都不懂。就算他曾经是常春藤联盟大学的教授，这仍旧是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技能。

“五十年前，你们的国家，你们热爱的祖国母亲，曾饱受战争蹂躏。你们的男人们作为士兵去战斗并牺牲，或像狼一样在树林里求生。你们的女人和

孩子在地窖中栖身，以残渣剩屑为食。数百万人死去，你们的土地也遭受破坏。尽管我的国家从未有此遭遇，但我可以发誓，我明白你们都多么憎恶并惧怕战争！

“在过去四十五年中，我们，俄国人和美国人在彼此之间筑起铜墙铁壁，不断说服自己对方将是下一个侵略者。我们还建筑起群山峻岭：由钢铁、枪支、坦克、战舰、炸弹和作战计划组成的山岭。为了证明这些山岭的正确性，我们建筑起更高的谎言之墙：有人说我们需要这些武器，是因为某一天我们将用它们来互相毁灭！”

“Noh, ya skazhu: mi po-idiyom drugim putyom.”

依努克沃机场的观众群中发出一声几乎清晰可闻的抽气声。因为康麦克总统的这句“但是我说，我们将要也必须走另一条路”正是引用自列宁的名言，这是苏联每个上过学的人都知道的句子。在俄语中，“put”的意思是“道路”、“途径”、“必经之路”。随即，他又开始针对“道路”一词进行阐述。

“我所说的道路是逐步裁军与和平之路。我们只有一个赖以生存的地球，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上，我们要么同生，要么共死！”

库斯洛夫元帅办公室的门无声打开又关上。一位四十出头的官员站在门边，静静地注视着电视屏幕，他是库斯洛夫的另一个幕僚，策划队伍中的王牌。此时美国总统的演讲正要收尾。

“这并不是一条轻松的道路，将会有阻挠与崎岖，但最终将实现双方的和平与安全。因为如果我们彼此都拥有足够保卫自己的武器，而不是足够互相进攻的武器；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这点，并付诸实践，那么我们就可以留给子孙后代一个没有恐惧的世界——这恐惧我们已经体会了整整五十年！如果你们愿意和我在这条路上走下去，那么我将代表美国人民与你们一同走下去！而且，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可以就此向您保证！”

康麦克总统转向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并向他伸出手去。作为一个公共关系专家，俄国人除了起身伸手外，别无选择。随即，他爽朗地大笑着，用他



的左手紧紧拥抱了美国人。

俄国人是个人琢磨不透的群体，他们善于恐慌与排外，但他们也同样善于表达充沛的情感。是机场的工作人员率先打破了沉寂，他们先是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然后开始欢呼，数秒钟后，人们的情绪失去控制，皮帽子开始漫天飞舞。随后士兵也加入进来，他们换到稍息姿势，左手握住步枪，一边欢呼一边高举右手挥舞着他们镶红边的灰色帽子。

克格勃队列扫了一眼他们在指挥台旁边的长官、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将军。他茫然地跟着政治局的人起身和别人一道鼓起掌来。边防军将这当做一种暗示（最后证明他们会错了意），也跟着全体军民一起欢呼。

库索洛夫元帅伸手拿过遥控器，飞快地关掉了电视。

“我们敬爱的总书记啊……”赞姆斯科夫少将嗫嚅着。元帅神色严厉地点了点头，先是为着凯米斯基报告传递出的不祥之兆，然后又为了刚才的景象。他起身绕过他的办公桌，拿起那份报告。

“这个你拿去读一下。”他说，“它被归档为绝密文件，而且将保持绝密状态。这文件只有两份，另一份由我保管。你要对凯米斯基在结论部分说的话格外留意。”

赞姆斯科夫点了点头。从元帅严肃的举动来看，他要做的绝不仅仅是阅读一份报告而已。两年前他还只是个陆军上校，后来他前往东德参加战地指挥所演习，库索洛夫元帅就在那时留意到了他。

那次演习包括了德国苏联军团与东德国家人民军之间的作战行动。德国方面假装成入侵的美国人，在先前的行动中已经重击了他们全副武装的苏联兄弟。而这次，苏联人包抄了他们，整个作战计划都是由赞姆斯科夫负责的。他一回到伏芝龙大街，库索洛夫元帅就将这位才华横溢的计划制订专家招至自己麾下。现在，他将这个年轻人带到地图前。

“当你读完报告，就要着手准备一份对外称为《特别应急计划》的报告。事实上，这《特别应急计划》将会是个详细到所有细节的计划，具体到武力